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持久畅销书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 著
郑雯雯 / 编译

戴面纱的房客
肖斯科姆别墅案

升级版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持久畅销书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 著
郑雯雯 / 编译

戴面纱的房客
肖斯科姆别墅案

升级版

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面纱的房客;肖斯科姆别墅案/(英)柯南·道尔著;郑雯雯编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64-0867-4

I. ①戴… II. ①柯… ②郑…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854 号

书 名: 戴面纱的房客;肖斯科姆别墅案

作 者: 柯南·道尔

编 译: 郑雯雯

责任编辑: 王秋菊

本书策划: 闫书会

书 号: ISBN 978-7-5164-0867-4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 100048

网 址: <http://www.emph.cn>

电 话: 总编室 (010) 68701719

发行部 (010) 68414644

编辑部 (010) 68416775

电子信箱: 80147@sina.com zbs@emph.cn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45×220mm 1/16 12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QIAN 前言 YAN】

“上帝，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谋杀，华生……”

在中国小读者的心目中，福尔摩斯是永远的名侦探，福尔摩斯与华生的经典对话已家喻户晓。

为了重现原汁原味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形象，我们编译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升级版），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最为经典的篇章集结成十个分册，包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归来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最后的致意》等几十个精彩故事。

作者柯南·道尔（1859—1930）被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迄今为止仍是全国世界最畅销侦探小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结构设计起伏跌宕，福尔摩斯以及助手华生等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描述的内容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生活。对于其艺术成就，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与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



么大的声誉。”

柯南·道尔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里初露头角的，那是 1897 年和 1899 年之间出版的两本小书。此后问世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头一篇叫做《波希米亚丑闻》，1891 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书出之后，很受读者欢迎，读者要求更多的后续故事。于是自那以后，在近 40 年时间里断断续续所写的故事，已不下于五十六七，这些故事分别收集在《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致意》《新探案》等续集中。

在编辑《福尔摩斯探案集》（升级版）的过程中，我们刻意筛选了作者原作中的精彩篇章。选编的这些故事结构严谨，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案情引人入胜，再配以经典插图，让你于紧张刺激的阅读中享受直观有趣的视觉冲击，这十册小书可以说是值得收藏的福尔摩斯探案经典版本。

一百多年来，根据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改编或演绎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他们有的是影视作品，有的是漫画作品，这些作品使得福尔摩斯的形象历久弥新。愿我们编辑的这套集子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能让福尔摩斯的形象更加鲜亮。

本书编译者

2014 年 7 月 4 日





第十集



最后的致意

最后的致意：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1
显赫的主顾	22
皮肤变白的士兵	55
三角墙山庄疑案	84
狮鬃毛奇案	110
戴面纱的房客	130
肖斯科姆别墅案	145
退休的颜料商	166



最后的致意：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这是8月2日晚上九点——可能这是在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8月。人们也许已经想到，上帝的诅咒悬在堕落世界的上空沉甸甸的，因为在闷热停滞的空气中，有一种非常可怕的静寂和隐约期待的感觉。太阳早已慢慢落下了，但一道像露天矿的血红裂缝低垂在遥远的西边天际。天上，繁星闪耀；地下，船上的灯光在海湾里隐约可见。有两个著名的德国人站在花园人行道的石栏边，他们的身后是一长溜低矮阴沉的人字形房子。他们俯视着白垩巨崖脚下那片宽阔的海滩。冯·波克像一只翱翔的山鹰，四年前就已经栖息在了这个巨崖之上。他们站在那里，紧贴着脑袋，低声密谈。从下面往上看，两个发出亮光的烟头就像是某个恶魔在黑暗中俯视的两只发烟燃烧的眼睛。

这个冯·波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在为德国皇帝效忠的所有间谍中几乎无与伦比。正是因为他的才干，才首先把他派去英国执行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但自从他接受这个任务后，对世界上真正了解真相的那六个人来说，他那些才干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中一个就是他现在的同伴——公使馆一等秘书冯·赫林男爵。

男爵的一百马力的大奔驰轿车早已挡住了乡间小路，等着把他的主人送回伦敦。

“根据我对事件趋势所能作出的判断，你或许本周内就可以回柏林，”秘书说道。“我亲爱的冯·波克，我想，你将会对自己受到的欢迎感到吃惊。我碰巧知道这个国家最高当局对你工作的想法。”秘书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说话低沉、缓慢、持重，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资本。

冯·波克笑出了声。

“要骗他们并不是很难，”他说，“无法想象还有比他们更温顺单纯的人。”

“这我不知道，”秘书若有所思地说，“他们有一些奇怪的限制，我们必须学会遵守这些限制。正是他们表面上的那种单纯，才会为一个陌生人造成陷阱。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完全没有主见。然后，你会突然遇到非常棘手的事，你就会明白你已经达到了那种限度，必须让自己适应那种现实。比如，他们有狭隘的习俗观念，我们必须完全遵守。”

“你是说‘正确的姿势’之类的东西吗？”冯·波克像一个吃过许多苦的人那样叹了口气。

“是说表现出的各种奇怪的英国偏见。我可以拿我自己犯过的一次最大错误为例——我可以谈自己的错误，因为如果充分了解我的工作，就会明白我的成功。那时我刚到这里。我应邀参加一位内阁大臣在乡间别墅举行的一次周末聚会，谈话随便得惊人。”

冯·波克点了点头。“我曾经去过那里，”他冷淡地说。

“确实如此。那么，我自然把情报摘要寄到了柏林。不幸的是，我们的那位好首相对这些事有点儿笨手笨脚，所以他在广播中发表谈话时表明他知道所说的内容。这样当然就直接追到了我的头上。你不知道它对我造成的伤害。我可以向你保证，在那种场合下，我们的英国主人们可不是没有主见。我坐了两年冷板凳。现在，你这种运动家姿态——”

“不，不，不要叫姿态，姿态是人为的东西。我这很自然。我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我喜欢这样。”

“啊，那就会更有效。你和他们赛艇，你和他们一起打猎，你打马球，你在各项比赛中都和他们一比高低，你的单人驾四马马车赛在奥林匹亚获奖。我甚至听说你和年轻军官们比过拳击。结果如何呢？谁也不把你当回事。你是一个‘老运动行家’，是‘一个相当体面的德国人’，是一个酗酒、泡夜总会、在城里闲逛、不顾一切的年轻人。你这座安静的乡村住宅始终是破坏活动的中心，占有英国的一半。而这个喜爱运动的乡绅居然是欧洲最机敏的特工人员。天才啊，我亲爱的冯·波克——真是天才！”

“你过奖了，男爵。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这个国家的四年没有白过。我还从来没有给你看过我的小小的库房。你进来一会儿介意吗？”

书房门直通露台。冯·波克推开门，在前面带路，“咔哒”一声打开电灯开关，然后在那个大块头的人身后关上门，小心翼翼地拉上花格窗上的厚窗帘。等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做完检验后，

他才把那张晒黑的鹰脸转向客人。

“我的有些文件已经不在了，”他说，“当我的妻子和家属昨天离开这里前往福勒辛时，他们随身带走了不太重要的文件。当然，我必须要求使馆保护其他的文件。”

“你的名字已经作为一名私人随员归档。对你和你的行李不会有任何困难。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不必离开。英国可能会扔下法国不管。我们确信英法之间没有签订共同遵守的条约。”

“比利时也没有？”

“是的，比利时也一样。”

冯·波克摇了摇头。“我不明白那怎么可能。那里有明确的条约。比利时永远也不可能从这种屈辱中恢复过来。”

“她至少可以暂时得到和平。”

“那她的荣誉呢？”

“啧，我亲爱的先生，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荣誉是中世纪的概念。此外，英国没有准备。即使我们的战争特别税高达五千万，人人都认为我们的目的一目了然，就像我们在《泰晤士报》头版登广告一样，也没有把这些人从睡梦中唤醒，这真是难以置信。到处都会听到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找到答案。到处也都有一股怒火，我的任务就是平息怒火。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就那些关键问题——军需品的储备、潜艇袭击的筹备、制造烈性炸药的安排来说，都没有准备。尤其是我们酝酿挑起了爱尔兰内战，让复仇女神们砸窗示威，天知道如何去考虑国内的事儿，她怎么还能参战呢？”

“她必须考虑自己的前途。”

“啊，那是另一回事。我想，将来我们对英国将会有非常明确的计划，而你的情报将对我们至关重要。对约翰牛先生来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事。如果她喜欢今天，我们就充分准备。如果是明天，我们的准备就会更充分。我认为，他们与盟国一起作战要比没有盟国更聪明，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一周。不过，你刚才在谈你的文件。”他坐在扶手椅里，镇定地喷着雪茄烟，灯光照在他光秃秃的大脑袋上。

这个大房间镶着橡木板，四周排满书架，远处那个角落挂着帘子。拉开帘子后，里面露出了一个包黄铜的大保险柜。冯·波克从表链上取下一把小钥匙，在锁上鼓捣了好一阵后，打开了沉重的柜门。

“看！”说着，他站到一边，挥手示意。

灯光将打开的保险柜照得雪亮，使馆秘书全神贯注地盯着保险柜里一排排装得满满的文件架。每个文件架上都有标签。他扫了一眼，只见都是一长串标题，比如“浅滩”、“港口防御”、“飞机”、“爱尔兰”、“埃及”、“朴次茅斯要塞”、“海峡”、“罗塞斯”，还有其他二十个。每一格里都装满了文件和计划。

“了不起！”秘书说。他放下雪茄烟，轻轻地拍着两只肥手。

“所有的一切都是四年里搞到的，男爵。对一个酗酒骑马的乡绅来说，表现得不错。不过，我收藏的珍品就要来了，都给它备好了框架。”他指着一个上面印有“海军信号”的空格。

“可你那里已经有了一份出色的卷宗。”

“已经过时，成了废纸。海军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警报，改变了每个密码。男爵，这是一次打击——是我整个战役中最严重的挫折。幸好，我有存折和好帮手阿尔塔蒙，今天晚上将会一切顺利。”

男爵看了看手表，喉咙里发出一声失望的叹息。

“唉，我真的不能再等了。你可以想象，目前事情正在卡尔顿街巷上进行。我们都必须各就各位。我本来希望能带走你获得巨大成功的消息。阿尔塔蒙没有指定时间吗？”

冯·波克推过来一封电报。

今晚务必来，并带来新火花塞。

阿尔塔蒙

“火花塞，是吗？”

“你明白，他冒充汽车专家，我开正式的汽车修理厂。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事都以某种备件作为密码。如果他谈到散热器，那就是战舰；如果谈到油泵，那就是巡洋舰，如此等等。火花塞就是指海军信号。”

“正午从朴次茅斯发来，”秘书一边说，一边仔细查看姓名地址。“顺便问一下，你要给他多少？”

“这件特殊工作给他五百英镑。当然他还有薪水。”

“贪婪的无赖。他们这些叛国者尽管有用，但我不情愿给他们杀人的酬金。”

“我情愿给阿尔塔蒙，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我给他钱多，他起码会交货。此外，他也不是

叛国者。我向你保证，和一个不共戴天的真正爱尔兰裔美国人相比，我们最激烈的泛德容克贵族在对英国的感情上是一只乳臭未干的鸽子。”

“噢，爱尔兰裔美国人？”

“如果你听他谈话，就不会怀疑这一点。有时，我向你保证，我根本听不懂他说话。他似乎是向英王的英国人宣战，又是向英国的国王宣战。你真的一定要走吗？他随时可能来这里。”

“不。对不起，我已经超过了停留时间。我们明天早上盼望你来。当你通过约克公爵台阶上的小门得到那个旗语通信手册时，你就能胜利结束在英国的经历。什么！匈牙利葡萄酒！”他指着一个封得严实、落满尘土的酒瓶。酒瓶和两只高脚酒杯放在托盘上。

“你临行前，我请你喝一杯好吗？”

“不，谢谢。不过，看来是要痛饮喽。”

“阿尔塔蒙非常喜欢喝酒，而且对我的匈牙利葡萄酒情有独钟。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一些小事需要迁就一下。我向你保证，我不得不观察他。”他们又走到了外面的露台上。顺着露台走到远处那端，只见男爵的司机踩动油门，大轿车颤抖轰鸣。“我想，那些是哈威奇的灯光，”说着，秘书穿上了风衣。“好像一切都是多么寂静平和。也许不出一周就会出现其他的灯光，英国海岸就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了！如果出色的齐伯林承诺我们的所有一切成为现实，天堂也不会那样平静的。顺便问一下，那是谁？”

他们身后只有一个窗户露出了灯光，屋里放着一盏灯。坐在桌边灯旁的是一位面色红润、头戴乡村帽子的可爱老太太。她正

弯腰编织东西，偶尔停下来抚摸她身边凳子上的一只大黑猫。

“这是玛莎，是我留下的唯一仆人。”

秘书低声轻笑。

“可以说她几乎是大不列颠的化身，”他说，“全神贯注，轻松自在，都要睡着了。好了，再见，冯·波克！”他最后挥挥手，纵身跳进了汽车。过了一会儿，车前灯的两道金色光柱就划过了黑暗。秘书靠在豪华轿车的靠垫上，满脑子都在想着即将发生的欧洲惨案，所以当他的汽车在乡村小街上晃来晃去时，对面开过来一辆小福特汽车，他几乎都没有注意到。

当车灯的最后亮光消失在远处时，冯·波克才慢慢走回书房。他经过时，注意到老管家已经熄灯睡觉了。偌大的房子寂静黑暗，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新的感受，因为这曾经是一大家子人。然而，他一想到除了一个老太太还留在厨房，家里人都安安稳稳，他独占整个地方，就松了口气。书房里有好多东西需要整理，于是他就开始动手，直到他漂亮英俊的脸因燃烧文件的熊熊火光而变得通红。一只皮革小提箱放在桌边。他开始非常整齐、井井有条地把保险柜里的贵重物品塞进箱子。然而，他刚开始这项工作，他那灵敏的耳朵就听到远处传来了汽车声。他马上发出一声满意的叫声，捆好箱子，关上保险柜，锁上柜门，匆匆走向外面的露台。他正好看到一辆小汽车停在大门前。车里跳出一个人，飞快地向他走来。司机上了年纪，灰白的胡子，但身体结实，坐在那里，像是准备守夜一样。

“好了吗？”冯·波克跑上前迎着来客，急切地问道。

来人得意洋洋地把一个牛皮纸小包举到头顶，挥了挥，算是回答。

“先生，你今晚可要好好欢迎我哟，”他大声说道，“我终于要大功告成了。”

“信号呢？”

“就像我在电报里说的一样。信号装置、灯密码、无线电报，全部都有——请你注意，是副本，不是原件。原件太危险。但是，这是真货，你可以放心。”他粗暴而又亲热地拍了拍德国人的肩膀。对方躲开了这种亲热。

“进来吧，”他说，“屋里就我一个人。我就是在等这个。副本当然比原件好。如果原件丢失，他们就会全部更换。你认为副本都安全可靠吗？”

这个爱尔兰裔美国人走进了书房，伸展修长的四肢坐在扶手椅里。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花甲老人，容貌清晰，留着小山羊胡，活像是山姆大叔的漫画像。他嘴角叼着一支抽了一半、唾沫浸湿的雪茄。他坐下时，划了一根火柴，重新点燃。“准备搬走吗？”他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喂，先生，”当他目光落在保险柜上时，他补充说。现在帘子已经拉开。“你把文件放在这里面？”

“为什么不呢？”

“唉，放在这样一个敞开的奇妙装置里！他们会以为你是间谍呢。哎呀，一个美国小偷用一把开罐器就会把它打开。如果我早知道我的来信都随便放在这样一个东西里，傻瓜才会给你写信呢。”

“任何小偷都没有办法打开那个保险柜，”冯·波克回答说，“你用任何工具都锯不断这种金属。”

“可是，锁呢？”

“也不行，那是双号码锁。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可不知道，”美国人说。

“那么，你需要知道某个词和一组数字，才能打开锁。”他站起来，指了指钥匙孔四周的双层圆盘。“这外面一层是拨字母用的，里面一层是拨数字用的。”

“好，好，很好。”

“所以，这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我四年前请人做的。你认为我选用单词和数字怎么样？”

“我不明白。”

“啊，我选的词是8月，选的数字是1914。我们看这里。”

美国人的脸上露出了吃惊和钦佩的神情。

“哎呀，这真巧妙！你这东西真好！”

“是的，甚至当时能猜出日期的也只有几个人。你要的东西在这里。我明天早上就要关门了。”

“那么，我想你也得把我安顿一下。我不会孤零零待在这个该死的国家。据我看来，一周或不到一周，约翰牛就会竖起后腿，狂跳乱撞。我宁愿隔岸观火。”

“可是，你是美国公民啊！”

“啊，杰克·詹姆斯也是美国公民，但他仍在波特兰坐牢。对英国警察说，你是美国公民没有意义。警察会说：‘这里是英国法律和秩序。’先生，顺便说一下，说起杰克·詹姆斯，在我看来，你并不大掩护你手下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冯·波克厉声问道。

“啊，你是他们的老板，对吗？你不能看着他们倒下。但是，

